

中俄友誼·豐碑 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系列之三

■閻壽明雙手掩面，無聲哭泣。尋找蘇聯媽媽成為他畢生難以實現的心願。

■十多歲的閻壽明（中）與蘇聯媽媽（左一）和妹妹在一起。
受訪者提供

■閻壽明保留至今的一張蘇聯媽媽（左二）全家合照，年少的他與這個異國大家庭共同生活了8年。
受訪者提供

日寇侵佔旅順40年——

小資料

旅順港始建於19世紀中後期，是清政府新創建的北洋水師海軍基地，歷時10年，耗費白銀430餘萬兩，1894年甲午戰爭中為日寇侵佔，後又被沙俄強行「租借」7年。1904年，日寇再次侵佔旅順40年。1945年8月8日，蘇聯對日宣戰，進軍東北。8月22日，蘇軍光復大連，旅順港由蘇聯紅軍解放，同年中華民國與蘇聯簽定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》，旅順港為蘇聯使用。蘇軍在旅大地區駐紮10年，陸軍、海軍、空軍和炮兵部隊最多時高達30萬官兵，直至1955年5月31日才全部撤離旅順港。

蘇聯母收養要飯兒

八載恩情終生難忘

好想您！

媽媽

剛剛出院3天的閻壽明沏上一壺茶，心事重重。最近這一年來，76歲的他每兩三個月就要去一趟醫院做治療，嚴重的肝硬化一直折磨着他。讓他寢食不安的，還有60年來一直未找到的「蘇聯親人們」。他說，1955年前在大連旅順獲蘇聯媽媽瑪露俊柴娃無微不至的照顧，那段時光就像「在天堂裡過童年」，至今杳無音信的蘇聯媽媽、蘇聯爸爸和7個兄弟姐妹讓閻壽明魂牽夢縈，「我怕是在有生之年再見不到他們了……」

■文／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大連報道

閻壽明呷了一口茶，「1947年前後，我那時8歲，蘇聯媽媽就是在那時候收養了我。」當時的小壽明是有親生父母的，只是家庭極其困難，全家4口人從山東流亡到旅順上溝，全都靠父親拉洋車餬口。「那時我和哥哥兩個人都不上學，每天清早5點前就去蘇聯人居住區的富裕家庭一帶撿煤渣子回來用。順道，也要飯。」閻老伸出手比畫着，「要飯要到蘇聯媽媽家，她家15歲的姐姐二話不說就給我一片麵包，天天去、天天給，到後來時間長了，一下子就給我一兩個黑列巴（黑麵包）帶着。」

樣子像夭折兒子

一天，蘇聯媽媽拉他進屋，比畫着要他留下。小壽明最初以為是要他做小工、幹零活，哪知對方已經給他準備好了小西裝和小皮鞋，甚至睡覺的小床，他才恍然大悟：這位年過五旬的蘇聯媽媽要他留下當兒子。「瑪露俊柴娃媽媽特別喜歡我，每天兄弟姐妹上班、上學之後，我就跟在她身後，陪她做飯，時間長了還幫她燒火。」

「過了一段時間，我才知道她當時一定要收養我的原因——我長得太像她病死的二兒子傑里卡了，她還帶我去蘇聯烈士陵園看那個兒子的墓。這幾年我又去過一次，但根本記不住在哪了。」在如今位於大連市旅順口區三里橋的蘇聯烈士陵園裡，上百個長約1米、寬約半米的小小墳塋在頭頂紅色五角星的大墓群裡格外突出，碑文上的生卒年份多數是1947-1948；1947-1947。

直到蘇聯駐軍1955年撤離旅大市（現大連市），其間的近8年時間，閻老一直和蘇聯媽媽一家生活在一起。儘管言語不通，那時小壽明甚至到最後也不能完全明白蘇聯母親在這8年裡每一次善良的表達，但他深深

體會到的是超越生母的愛：他病時無微不至的照顧，送他上學、為他開家長會，零用錢比家裡任何一個孩子都多，甚至還會熱情招待經常前來一飽口福的他的中國小夥伴們……很多時候，蘇聯媽媽還將白麵、麵包等極其缺乏的物資送到閻壽明的親生父母那裡。

撤軍前徹夜不眠

在他日漸消退的記憶裡，蘇聯媽媽離別前的未眠一夜、緊緊抱着他的溫暖懷抱……隨着歲月的推移變得越來越強烈。「撤軍那天，我去火車站送她，她一直拉着我的手，要我跟她走。但是我擔心，蘇聯那時候機械化程度很高，我去了什麼也不會幹，言語還不通，更何況，我自己的爹媽還在。」蘇聯媽媽在臨走前留下了一摺寫好通信地址的信封皮，並通過身邊的翻譯告訴他「要好好學習、考大學，我們家的大門永遠對你敞開」。這讓閻壽明覺得眼前的離別並不代表着永別。

不久之後，他參軍入伍，特意請在旅順的俄語老師幫他給蘇聯媽媽寫信，然而所有的去信都沒有回音。很快，不經意間部隊領導的一句話讓他嗅到中蘇交惡味道。隨後，因為與蘇聯的特殊關係，閻壽明被革職了。直到上世紀80年代，被迫退伍了的閻壽明又繼續開始寄信給蘇聯媽媽，儘管依然杳無回音。誰又會料到，這一別就是60年。

「我能記住的都是兄弟姐妹的小名：大姐娜外拉，二姐露扎，大哥嘎里卡，有一個妹妹叫沃拉。」老人努力地回想。「我有生之年的最後心願，就是能見到還在世的這些親人。我的蘇聯媽媽太善良了，把我養了那麼大，我卻再也沒能見到她……」老人突如其來的哭泣聲讓人措手不及，他雙手掩面，瘦弱的身體顫抖着，我們雖看不到他臉上溝壑裡的淚水，但卻體會這其中綿綿的情愫。

■俄羅斯攝影師拍攝的大連市民夾道歡迎蘇聯紅軍進駐舊照。哈爾濱市外事僑務辦公室提供

特寫

親人「團聚」烈士陵園

40歲的陳新在蘇聯烈士陵園擔任俄語講解員已經15年了，他數不清服務過多少俄羅斯遊客，也記不得到底有多少人來這裡尋找過親人，他只告訴記者一個概數：俄羅斯來這尋親成功的幾率近乎千分之一。

這裡是位於大連市旅順口區水師營鎮三里橋西的蘇聯烈士陵園——中國目前最大的外籍公墓。陵園內有1,323座墓座，安葬2,030人，其中包括1,408名軍人和622名家屬。主要埋葬着二戰期間為解放東北（滿洲）犧牲的蘇聯紅軍、抗美援朝戰爭中犧牲的蘇聯空軍飛行員和



■位於大連旅順口區的蘇聯烈士陵園。

蘇聯駐軍旅順十年間死亡的蘇軍官兵和家屬。

陳新幾乎經歷了目前僅有的10多個俄羅斯家庭尋親成功的過程。每確認一處，陵園就將家人提供的照片貼到對應的墓碑上，每一幀照片都記錄着一個親人團聚的故事：

「這個，上尉科爾巴切夫，亞歷山大，尼古拉耶維奇的墓，他是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空軍飛行員，1953年犧牲。2002年，他的兒子通過翻譯檔案第一次找到了埋在這裡的父親。」

「這個是軍官馬扎耶夫，弗拉基米爾，弗德羅維奇的墓，2006年，他80歲的女兒在這裡找到了他。他一家現在住在西伯利亞。」

「這個是這裡唯一的上校古馬什基，伊萬，伊萬諾維奇的墓。還沒有家人找到他。」

這些墓碑無聲地講敘着戰爭的歷史，令人感慨，讓人深思。

老翻譯：畢生續寫不解情緣

初見高振江老先生，已經86歲高齡的他堅持用中俄雙語背誦全部的蘇聯烈士紀念碑碑文，字句鏗鏘，讓人動容。正如他2010年在蘇聯烈士陵園內面對俄羅斯功勳老戰士誦讀起這段碑文時那樣，沒人會想到歷史會如此巧合，他正是60年前碑文的翻譯者之一，並一生與蘇聯、與俄羅斯續寫着不解之緣。

1945年，蘇軍光復大連時，只有16歲的高振江目睹了蘇軍押送日本俘虜的場面，對蘇聯的情感或許就從那時起開始扎根。1952年，宋慶齡在《人民日報》發表歌頌中蘇友誼的《偉大的友誼》一文，深深觸動了時為俄語教員的高振江。23歲的他提筆將全文翻譯成俄文，並參加了一場在大連舉行的慶祝十月革命的俄語演講比賽，獲得一等獎。此後他很快被任命為旅大市中蘇友好協會的首席翻譯，真正與蘇聯駐軍建立起「偉大的友誼」。



■高振江（左二）與俄駐華大使安德烈·傑尼索夫（左一）在中俄友好交流活動上合影。

惦念蘇軍「中國通」

讓老人至今惦念的一個名字，是1954年春至次年3月與他在市內歡送蘇軍辦公室共事的「中國通」——保爾·戈里格利耶維奇·列赤金少校，「他們夫妻倆很熱情，經常邀請我到他們家裡作客，」老人回想起與少校在一起的點滴，「工作上他總是很熱情嚴謹地幫我，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那段時間，我的俄語水平提高得很快。」

1955年5月8日，高振江作為斯大林廣場（今人民廣場）10萬人送別蘇軍群眾大會主持人的俄語翻譯，參與了這場「熱烈而盛大的歡送會」。及至今日，他仍舊在為中俄兩國民間交往積極奔走，延續着「偉大的友誼」。（完）

蘇軍紀念塔

蘇聯烈士陵園位於大連市旅順口區，正門豎立着一座高39.9米的蘇軍紀念塔，乃1999年由大連人民廣場（前稱斯大林廣場）整體遷移至此。塔基正面上方手執衝鋒槍、高達5米蘇軍戰士銅像威武壯觀。